

第五章 YH127 坑子組背甲卜辭研究

YH127 坑出土的非王卜辭有子組，圓體類、劣體類，子組不但是三個類組中最早被劃分出的類組，也是到目前為研究成果最為詳盡的類組。早期有貝塚茂樹、陳夢家、李學勤、林澐、彭裕商等學者，近幾年來有魏慈德、常耀華、蔣玉斌撰寫論文討論子組卜辭。透過各位學者研究，子組卜辭的內容、特徵、占卜習慣已有全面性的了解。

本章擬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，全面綜述 YH127 坑子組背甲的占卜習慣，並與 YH127 坑其他類組的背甲比較，進而與腹甲子組卜辭相互參照，希望能對 YH127 坑子組背甲卜辭有更一步的了解。

第一節 子組卜辭的分類、特徵與情況

壹、子組卜辭的分類、特徵

以下列舉各位學者對子組卜辭的研究成果：

（一）董作賓

董作賓在〈五等爵在殷商〉中，提出「子卜」或「子卜貞」在卜辭中共三十餘見，這些卜辭共同的特徵是「字劃皆纖細，似出於一人手筆」。¹他在《殷虛文字乙編·序》中把這類卜辭定為「文武丁卜辭」。

（二）貝塚茂樹

日本學者貝塚茂樹區分出他所謂的「子卜貞卜辭」，並指出這類卜辭又稱為「多子族卜辭」，而非王卜辭，並把這類卜辭的時代改定

¹ 董作賓：〈五等爵在殷商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 6 本 3 分，（1936 年 7 月）；又見《董作賓先生全集·甲編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 年），頁 893。

爲武丁時期。²

（三）陳夢家

陳夢家首度把該類卜辭稱爲「子組卜辭」，並歸納出該類在字體文例的特色：（1）貞字一例作平腳的，即式二；（2）常作小字；（3）「于」字亦作𠂔，「丁」字亦作圓圈，同於自組；又「隹」寫得很像鳥；（4）干支如子丑未午庚等亦有作晚期的，同於自組；（5）卜辭內容習見「又史」「某歸」「至某（地）」等；（6）祭法常用「御」和「𩚑」，偶亦用「又」，又有「𩚑」。陳文並列出子組卜辭的稱謂，得出子組卜辭的稱謂主要同於自、賓兩組，也有與午組卜辭獨有的幾個稱謂相同。但陳文認爲以上四組雖同屬於武丁時代卜辭，但自、子兩組的時代是比較晚的。³

（四）李學勤

李學勤在〈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〉中指出該類的特徵爲：「小而秀潤的字體」、「『貞』字作尖耳有足的𠂔」。李學勤在文中提出非王卜辭的概念，他說：「殷代的甲骨占卜是一種決疑的巫術。問疑者有時親自行卜，有時候由專職的卜人代卜。河南安陽小屯出土的殷代卜辭，多數是商王的卜辭，其問疑者是王，我們稱這種卜辭爲『王卜辭』。王卜辭內容均與王有關，所記祀典內有商先王先妣名號，有以時王爲中心的一套親屬稱謂。問疑者不是王的卜辭，我們稱之爲『非王卜辭』。」他以爲子組卜辭的占卜主體不是商王而是子，明確指出子組爲「非王卜辭」。文中他細緻研究子組卜辭的祭祀對象，首爲子組卜辭進行排譜，並據此推測子組卜辭存在的時間或不超過一年。

4

（五）林澧

林澧稱該類卜辭爲「丙種卜辭」，其描述該類卜辭的特徵爲：「卜

² 貝塚茂樹：《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》（弘文堂出版，1946年）；又收錄《甲骨文獻集成》第十五冊，頁485-486。

³ 陳夢家：《殷墟卜辭綜述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56年7月），頁158-161、頁166。

⁴ 李學勤：〈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〉，《考古學報》第一期（1958年），頁43-63。

人稱謂有子、余、我、歸、巡⁵五種。記干支的前辭形式有『干支卜某貞』、『干支某卜貞』、『干支某卜』、『干支卜貞』、『干支卜』、『干支貞』六種。字體特色是細小而多曲筆，貞字一律作𠄎，其他各字也寫法劃一，幾乎沒有異構。」文中研究了三種非王卜辭——甲種、乙種、丙種，得出非王卜辭的主人為「子」，而「『子』在商代是對子商那樣的男性貴族所通用的尊稱」。文中藉著三種非王卜辭建構商代的家族形態，對於商人家族的情況有開創性的研究。

（六）李學勤、彭裕商

李學勤、彭裕商在《殷墟甲骨分期研究》指出：「本組卜辭只出村北，《合集》收錄在第七冊乙一類。……卜人有子、余、我、巡、歸五人，或以為其中有的是爵稱或代名詞。字體較小，筆劃柔弱圓轉，很容易與其他卜辭相區別。」文中亦討論了子組卜辭的時代，以為子組應是「武丁中期的產物，可能略早於午組」，其所持的理由為：「本組在稱謂上應屬武丁時期；出土地層為殷墟早期，……與賓一 A 類有同版關係，提到的人物也是武丁時期的。」⁶

（七）黃天樹

其後，黃天樹在〈子組卜辭研究〉全面統計子組卜辭的片數，約有 400 餘片。他說：「子組卜辭約有 400 餘片，集中出於 H127 坑。龜骨並用。其書體風格是字形細小而秀潤，筆劃纖細如髮，且多曲筆。字形特徵是『貞』字一律作尖耳有足的𠄎，『子』字作𠄎等，字體相當統一，自成一類。」⁷ 黃文全面綜述子組卜辭的內容，多有創見。他考察人物、占卜事類、稱謂等方面，認為「子組卜辭存在的時間比較長，大約從武丁早期開始，一直延伸到武丁中、晚期之交」。

⁵ 卜人「𠄎」，林滢、李學勤、彭裕商隸定為「巡」，黃天樹、蔣玉斌隸定為「衍」，常耀華隸定為「徂」，實指同一字。裘錫圭在〈釋「衍」「徂」〉指出：「至於殷墟甲骨文中被很多學者釋為『衍』的、寫作𠄎𠄎等形的字，雖然有可能是『衍』字的另一種寫法，但是也有可能是另一個字，而且可能是跟『衍』連通用關係也沒有一個字。」參裘錫圭：〈釋「衍」「徂」〉，《魯實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（台北：師範大學國文系，1993 年 6 月），頁 10-11。今暫釋為「衍」。

⁶ 李學勤、彭裕商：《殷墟甲骨分期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 12 月），頁 316-320。

⁷ 黃天樹：〈子組卜辭研究〉，《古文字論集》（北京：學苑，2006 年 8 月），頁 82。原載《中國文字》新廿六期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0 年 12 月）。

（八）魏慈德

魏慈德在其博士論文中，延續李學勤排譜的概念，細緻的為 YH127 坑的子組卜辭進行排譜，得出「占卜時間在一年之內，而主要集中在四月到八月之間」⁸的結論。

（九）常耀華

常耀華《殷墟非王卜辭的研究》，討論子組卜辭的人物，總結子組卜辭出現的人物逾百，包括：子組死人人物有 37 人、生人有 79 人。⁹常耀華並在〈關於子組卜辭材料問題〉一文中，歸納出子組卜辭的十種特徵：

1. 字型標準：字體細小而整飭，筆劃柔曲而秀潤。典型字例有帶腳的貞字，扁圓的頭，兩臂上舉的子字，直劃有點的午字，還有于、其、余等字都很有特點。
2. 卜人：子、余、我、婦、洎。
3. 前辭型式：（1）干支卜（2）干支貞（3）干支卜某（4）干支卜某貞（5）干支某卜（6）干支某貞。其中（5）干支某卜，不見於其它卜辭，為子組所獨有。
4. 出土地點：多是村北，鮮見村中和村南。
5. 材料：兼用龜骨。
6. 內容：多卜事、卜歸、卜禍、卜往來、卜祭祀和卜婦女之事。
7. 習用語：又史、某歸、亡禍、亶、又子。
8. 祀典：多女性，兼及伊尹等一些男性。
9. 稱謂：別成一套。
- 10 祭法：常用𠄎，彡、燎、伐、血等。¹⁰

（十）蔣玉斌







蔣玉斌在其博士論文《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中，在前人分

⁸ 魏慈德：《殷墟 YH 一二七坑甲骨卜辭研究》（台北：政治大學博士論文，2001 年），頁 87-110。

⁹ 常耀華：《殷墟非王卜辭的研究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6 年），頁 3-130。





¹⁰ 常耀華：〈關於子組卜辭材料問題〉，《殷墟非王卜辭的研究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6 年），頁 157。

類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將子組卜辭細分為 A、B 兩大類，並從五方面指出 A、B 兩類卜辭的不同。簡述如下（摘要）¹¹：

1. 特徵字：A 類的「𠩺」() 秀長，B 類的「𠩺」() 粗寬。A 類的「自」() 束腰，B 類的「自」() 不束腰。A 類的「貞」() 鼎足平坦，B 類「貞」() 鼎足斜上，鼎腹相對較高……。
2. 兆序字：A 類兆序寫得比較誇張，B 類則為一般大小。
3. 風格：A 類刀法沉穩，字劃圓轉，多曲筆，工整有序；B 類用刀相對急快，多折筆，刻辭頗顯潦草凌亂。
4. 行款：A 類為一律下行而左，B 類行款規律性不強。
5. 刻手所配合的卜人：A 類配合的卜人有衍、禘、余、子；B 類所記卜人主要是「我」，但也有記子親卜的。

針對 A、B 兩類字體風格呈現出判然有別的現象，蔣玉斌解釋說：

記載同事而字形、字體等彼此對立鮮明，證明這是兩個刻手的作品，而不是同一刻手在不同時期所為。(1) 共版、(2) 刻寫上的共同點，則又傾向於說明二人屬於同一占卜機關。再考慮到他們分別配合不同的卜人，可以認為，兩位刻手曾在某段時間內共同服務於同一家族的占卜機關，只不過分工有所不同。¹²

根據蔣玉斌的分類標準，我們可以找到幾版的標準片。如乙 1010（合 21731，圖一）一版，「貞」鼎足斜挑作，「𠩺」字粗寬作，「自」不束腰作。乙 1834（合 21741，圖二）「貞」鼎足斜挑作，兩版都是 B 類標準寫法。

¹¹ 蔣玉斌：《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6 年 6 月），頁 99-102。

¹² 蔣玉斌：《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論文，2006 年 6 月），頁 103。



圖一




乙 1010 (合 2173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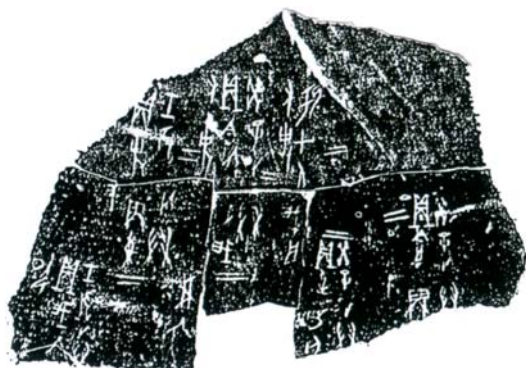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

乙 1834 (合 21741)

乙 616+(圖三)〔蔣玉斌綴〕,「貞」足平坦作,「于」字作。

「我」鐫部平坦作。乙 1106+(合 21666+合 21667,圖四)〔蔡哲茂綴〕,「貞」平坦作,「巳」字手部呈圓弧狀作,這些都是 A 類的標準寫法。



圖三：

乙 616+乙 1474+乙 1621+乙 1624

(合 21823+21728)

〔蔣玉斌綴〕



圖四：

乙 1014+乙 1106+乙 1849

(合 21666+合 21667)

〔蔡哲茂綴〕

子組卜辭由董作賓最早發現,貝塚茂樹認為該批卜辭的占卜主體應不是王卜辭。後來陳夢家首度把該類卜辭稱為「子組卜辭」,並歸納出該類的六項特色,李學勤進而提出非王卜辭的概念,更一進步認定該類組的占卜主體不是商王而是子。之後林澧解釋「子」的身份,認為「子」應是商代貴族的通稱。接著,黃天樹考察子組卜辭的內容、人物,認為子組卜辭存在大約從武丁早期開始,一直延伸到武丁中、晚期之交。最後,蔣玉斌又將子組卜辭的書體分為 A、B 兩類,讓我

們對子組卜辭的字體有更一步的認識。

以上是各家學者對子組卜辭的研究概況。

貳、YH127 坑背甲子組卜辭的情況

子組卜辭主要集中出土於第十三發掘的 YH127 坑，而第一、三、四、九、十五次發掘也都有零星的發現。在舊著錄中亦見有子組卜辭，子組卜辭散見於《京津》、《安明》、《懷特》、《東洋》、《山東》、《京人》、《掇二》……等。殷墟出土的子組卜辭究竟有多少片？根據常耀華的統計，大概約有 427 片。常耀華指出：

從著錄書所收子組卜辭片數來看《乙編》最多，《前編》、《庫方》次之。這些大多已收入《合集》第七冊和十三冊。……去重以後，《合集》第十三冊餘 9 片。《英藏》共計 20 片。還有部分子組卜辭為《合集》所未收，收量最多的是《乙編》共有子組卜辭 157 片，《合集》僅收 110 片，失收 46 片。另有《懷特》4 片，《東洋》2 片，《天理》2 片，《總集》2 片，《菁》2 片，《綴合》1 片，《林龜》2 片，《後》1 片，《前》1 片，《明後》9 片，《書博》1 片，諸書總計 427 片。¹³

黃天樹和蔣玉斌和常耀華統計的片數略有不同。黃天樹以為子組卜辭約有 400 多片（見上述），蔣玉斌則認為按原始著錄有 460 片，經過綴合後有 400 片。¹⁴各家標準不一，統計稍有出入是可以理解的，而我們大概可以知道，殷墟子組卜辭約出土 400 餘左右。

子組卜辭集中出土於 YH127 坑，127 坑的子組卜辭片數又是多少？YH127 坑出土龜甲，大多著錄在《乙編》和《乙編補遺》二書（史語所未公布的碎甲除外）。根據常耀華統計約有 157 片（見上述），常文似乎未將《乙編補遺》納入統計的範圍。然根據蔣玉斌統計：其中《乙編》著錄 141 片，《乙補》著錄 12 片。按原著錄計算共計 153 片。¹⁵二家對 YH127 坑子組的龜甲統計略有不同，然 127 坑的子組卜辭仍

¹³ 常耀華：〈關於子組卜辭材料問題〉，《殷墟非王卜辭的研究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6 年），頁 161。

¹⁴ 蔣玉斌：《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6 年 6 月），頁 97。

¹⁵ 同上註，頁 96。

可以得出一個大概的數量，大約是 150 餘版。

YH127 坑出土的子組卜辭，主要是背甲，不過仍有十餘版的腹甲。根據我們的統計：原始著錄的背甲大概有 100 餘片左右，左背甲約有 60 餘片左右，右背甲則有 30 餘片，經過綴合後有 70 餘片。YH127 坑的子組背甲破碎嚴重，再加上子組使用的背甲多為體型偏小的背甲，致使有些背甲碎成極小片，更加深了判斷的困難度。如乙 3707 一片，碎成極小片，我們只能判斷該片為子組，卻無法判斷究竟是否為背甲。

經由各家學者的統計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大概數字：殷墟出土的子組卜辭有 400 餘片，子組卜辭集中出土於 YH127 坑，而 127 坑龜甲約有 150 餘片，其中背甲大概有 100 餘片左右，左背甲有 60 餘片，右背甲則有 30 餘片。

第二節 子組背甲卜辭與左右背甲的關係

筆者在上文，羅列了各家學者對子組卜辭字體分類的情形。蔣玉斌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，將子組卜辭分爲 A、B 兩大類，經過考察，確實符合子組卜辭實際情形。不過，似乎很少學者注意到子組卜辭背甲的 A、B 兩類與左、右背甲的關係。

般人在使用背甲占卜時，通常會將背甲從中間剖開，把背甲分爲左右兩半，因此背甲像卜骨一樣也有左右之分。筆者因爲綴合的關係，曾將 YH127 坑的子組背甲，依盾紋走向、齒縫、卜兆、鑽鑿及背甲弧度等現象，將背甲區分出左、右。之後，筆者把可以區分出左、右的背甲，依蔣玉斌對子組卜辭的分類標準，將子組背甲的字體分成 A、B 兩類。經過整理後，我們發現一個特殊的現象：在子組卜辭背甲中，A 類的子組卜辭，大多刻於左背甲上，B 類的子組卜辭，則大多刻於右背甲上。這種現象不僅見於 YH127 坑中的子組背甲，其他來源的子組背甲也大部分符合此一現象。

以下我們分別將左、右背甲與子組卜辭 A、B 兩類分布的情形統計分析：






（一）右背甲與子組 A、B 兩類的關係

子組卜辭的右背甲共有 30 片，其中字體屬於 B 類的有 25 片，屬於 A 類的有 3 片，¹⁶（可參看表一）其中乙 1439（合 21688）、乙 1326 二版因尚無特徵字，所以無法判斷所屬類別。根據以上統計，B 類子組卜辭中的背甲，確實大多刻於右背甲上。不過乙 620+乙 1843+乙 7843（合 21810，圖五）、乙 1648（合 21807，圖六）和合 21860（圖七）例外，三版皆屬於子組 A 類。

乙 620+乙 1843+乙 7843（合 21810）爲蔣玉斌綴合，¹⁷爲右背甲

¹⁶ 以上片數的統計是以綴合後的片數為標準。

¹⁷ 蔣玉斌：《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〈附錄三〉第四十組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6 年 6 月），頁 226。

邊甲位置，內容為卜夕卜辭。仔細觀察乙 620+乙 1843+乙 7843（合 21810）刻辭上的字體，「貞」作，「田」作，確為子組 A 類的標準寫法。根據史語所「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」發表的照片，可以很清楚看乙 1648（合 21807）背後的鑽鑿方向，證明乙 1648（合 21807）確為右背甲，疑為右肋的位置。乙 1648（合 21807）「田」作，兆序字寫法誇張，是子組 A 類的標準寫法。合 21860 疑為右肋的位置，背甲上的「貞」作，「不」作，皆是子組 A 類的標準寫法。



圖五

乙 620+乙 1843+乙 7843

（合 21810）

〔蔣玉斌綴〕



圖六：

乙 1648（合 21807）



圖七：

合 21860







表一：右背甲與子組 A、B 兩類分布情形一覽表：

類別 片號	A 類	B 類
乙 620+乙 1843+乙 7843（蔣玉斌綴）	●	
乙 623		●
乙 767		●
乙 817		●
乙 941+乙 943		●
乙 1010（圖一）		●
乙 1313+1767+8581+乙補 901（常耀華、宋雅萍綴）		●
乙 1424		●

乙 1440		●
乙 1453		●
乙 1543		●
乙 1552		●
乙 1565		●
乙 1636		●
乙 1648	●	
乙 1659		●
乙 1818+1837		●
乙 1834 (圖二)		●
乙 5514		●
乙 7717		●
乙補 570		●
乙補 682		●
乙補 1229		●
合 21723		●
合 21806		●
合 21816		●
合 21860	●	
英 1894		●

(二) 左背甲與子組 A、B 兩類的關係

左背甲的子組卜辭共有 55 片(綴合後)，字體屬於 A 類有 49 片，屬於 B 類有：乙 1011 (合 21687，圖八)、乙 1304+1792 (合 21866，圖九)〔蔣玉斌綴〕、乙 1525 (合 21762，圖十)、乙 1530+1805+乙補 1352 (合 21822+合 21809，圖十一)〔蔣玉斌綴〕等四版。(可參考表二) 其中兩版：乙 1329 (合 21557)、乙 1821+1836 倒〔蔣玉斌綴〕因尚無特徵字，無法判斷其類別。

乙 1011 (合 21687) 爲左背甲邊甲，該版有 B 類特徵字「于」字；乙 1304+乙 1792 (合 21866) 爲左背甲第一肋甲，乙 1304+乙 1792 上的「至」字，刻爲；乙 1525 (合 21762) 爲左背甲的肋甲連接邊甲的位置，背甲上的「乙」作 Z 形、「子」作；乙 1530+乙 1805+乙補 1352 (合 21822+合 21809) 爲左背頸甲加第一脊甲、第一肋甲的位置，背甲上的貞作二足斜挑，囙作粗寬的；綜上，四版背甲上的字體確爲子組 B 類的標準寫法。



圖八
乙 1011



圖九
乙 1304+乙 1792
〔蔣玉斌綴〕



圖十
乙 1525



圖十一
乙 1530+乙 1805+乙補 1352
〔蔣玉斌綴〕

表二：左背甲與子組 A、B 兩類的分布情形一覽表：

類別 片號	A 類	B 類
乙 616+1474+1621+1624 (蔣玉斌綴，圖三)	●	
乙 617+789	●	
乙 757+1295+1310 (蔡哲茂，宋雅萍綴)	●	
乙 796+944+803	●	
乙 831	●	
乙 855	●	
乙 856+乙補 596 (林宏明綴)	●	
乙 974	●	
乙 999	●	
乙 1001+1004+1302+1786 (蔣玉斌、林宏明綴)	●	
乙 1011		●
乙 1014+1106+1849 (蔡哲茂綴，圖四)	●	
乙 1049+1650	●	
乙 1104	●	
乙 1105	●	
乙 1175	●	
乙 1176+1208+1437+1432++1550+1555+1763+1848 (劉淵臨、蔣玉斌綴)	●	

乙 1249+1551	●	
乙 1304+1792〔蔣玉斌綴〕		●
乙 1317	●	
乙 1421	●	
乙 1452	●	
乙 1457	●	
乙 1509	●	
乙 1515	●	
乙 1525		●
乙 1530+1805+乙補 1352（蔣玉斌綴）		●
乙 1537	●	
乙 1560	●	
乙 1598+1601	●	
乙 1600	●	
乙 1653	●	
乙 1706	●	
乙 1778+合 21681（蔣玉斌綴）	●	
乙 1787	●	
乙 1811	●	
乙 1829	●	
乙 1838	●	
乙 1853	●	
乙 7713+乙補 1238（蔣玉斌綴）	●	
乙 8206	●	
乙補 1342	●	
乙補 1508	●	
乙補 1518	●	
乙補 1527	●	
合 21609（北圖 2448）	●	
合 21614（善 5540）	●	
合 21637（京津 2948）	●	
合 21674	●	
合 21693（前 8.6.5）	●	
合 21696（京津 2949、北圖 4577）	●	
合 21830（歷拓 1201、中歷博 41）	●	
合 21850（甲 981）	●	

由以上（一）、（二）子組卜辭左右背甲與子組 A、B 兩類的分布情形，可知子組卜辭背甲的 A、B 兩類和背甲的左、右，有密切的關係。

背甲用卜時，通常會從中間一分爲二，而有左右背甲之分。筆者猜測子組的占卜機關，在整治背甲之後，¹⁸會將左、右背甲分開存放，然後再將左、右背甲固定分別的發放給子組的二位刻手，因此造成 A 類刻手固定使用左背甲，B 類刻手固定使用右背甲的現象。雖偶有例外，如乙 620+乙 1843+乙 7843（合 21810）〔蔣玉斌綴〕和乙 1648（合 21807）、合 21860 三版爲子組 A 類刻在右背甲；乙 1011（合 21687）、乙 1304+乙 1792（合 21866）〔蔣玉斌綴〕、乙 1525（合 21762）、乙 1530+乙 1805+乙補 1352（合 21822+合 21809）〔蔣玉斌綴〕爲子組 B 類刻在左背甲，筆者以爲此屬正常情形。刻手彼此因爲身體不適、或臨時有事等諸多原因，不在工作崗位上，而貞卜之事的記載又刻不容緩，因此偶爾有代刻的情況。所以上述例外情形，仍無法影響我們的推論。

子組卜辭背甲 A、B 兩類與背甲左、右相關的這種現象，亦見於無名組卜辭中。林澧依卜字的方向及「吉」字的不同寫法，將無名組卜辭分爲「左支卜系」和「右支卜系」，¹⁹林宏明則進一步指出「左支卜系」和「右支卜系」與左右肩胛骨的密切關係，他說：

林澧先生從字體所分出來的左支卜、右支卜兩類和就是左、右胛骨兩類，這說明無名類的刻辭左胛骨和右胛骨爲不同的刻手所為，這樣的區分應是左卜與右卜的不同。²⁰

這說明了，子組和無名組的占卜機構對背甲、肩胛骨的處理方式是差不多的，他們都有把甲骨按左右分開存放，再分別將左右甲骨固定供給不同刻手使用的制度。

另外，刻寫在腹甲或肩胛骨的子組卜辭，是不是也有與子組背甲相似的情況（子組背甲 A、B 兩類其實就是背甲左、右二類）？子組

¹⁸ 張秉權指出：「在殷虛的遺址中，曾經發現過未曾攻治過的甲骨原料的堆積場所，也曾發現過已經攻治而尚未使用過的甲骨，又有許多刻了卜辭的甲骨上面，還遺留著很多沒有灼過的凹穴。……就可以證明每一塊甲骨上面的全部攻治工作（包括那上面的全部鑽鑿凹穴的工作），一定是在占卜取用之前，都已完全的了。」見張秉權：《甲骨文與甲骨學》（台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88 年 9 月），頁 56。

¹⁹ 林澧：〈無名組卜辭中父丁稱謂研究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三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 年），頁 129~142。

²⁰ 林宏明：《小屯南地甲骨研究》（台北：政治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3 年），頁 284。

刻辭中的肩胛骨因為過於殘碎，無法分辨出肩胛骨的左右，以致於使人無法有系統的整理出子組 A、B 兩類與卜骨左右的關係，有賴未來甲骨綴合恢復卜骨原貌，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做更進一步的推論。所以，就現在的卜骨材料來看，卜骨的左右與子組卜辭的 A、B 兩類是看不出有任何關聯的。然就腹甲而言，子組卜辭中的腹甲通常是整版為單一類別，偶有 A、B 兩類共版的情形，如：丙 611²¹，不見子組 A、B 兩類與腹甲左右有密切關係。因此，就目前看來，子組卜辭 A、B 兩類與左、右甲骨有密切相關者，單單只見於背甲材料中。

²¹ 蔣玉斌指出丙 611 為子組 A、B 兩類共版。見蔣玉斌：《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論文，2006 年 6 月），頁 102。

第三節 背甲與子組卜人的關係

林澧曾指出子組卜辭所見的卜人有五個：「卜人稱謂有子、余、我、禱、巡五種。」²²黃天樹又指出該類卜辭有「龜骨並用」的情況。²³蔣玉斌在其博士論文中，進一步提到 A、B 兩類與子組卜人相配的現象，他說：「A 類配合的卜人（稱謂）有衍、禱、余、子。B 類所記卜人主要是『我』，但也有記『子』親卜的。」²⁴

受到前輩學者的啓發，筆者在整理 YH127 坑的子組背甲時，特別注意子組卜人在背甲中的情況。於是，筆者發現 YH127 坑的子組背甲，大多出現貞人「禱」、「我」二人。全盤檢驗殷墟所有的子組卜辭，仔細觀察子組卜人與甲骨材料使用的關係，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：某一卜人會集中出現在特定的甲骨材料上，甲骨材料與卜人存在著密切的關係。在卜骨上，卜人「子」、「余」出現最為頻繁，「禱」出現的次數最少；在腹甲上，卜人「衍」出現最為頻繁，「子」次之；在背甲上，卜人「禱」出現的次數最多。統計子組卜人與甲骨材料關係可得下表：²⁵

表三：子組卜人與甲骨材料關係統計表：

卜人 甲骨材料	子	余	衍	我	禱
卜骨	52 片	20 片	5 片	8 片	4 片
腹甲	11 片	1 片	15 片	5 片	2 片
背甲	2 片	0 片	1 片	10 片	32 片

由上表可看出：子組卜人會集中出現在某特定甲骨材料上。卜人「子」、「余」最常出現在卜骨上，相反的，腹甲和背甲上則較少出現

²² 林澧：〈從武丁時代幾種子卜辭試論商代家族形態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 年），頁 316。

²³ 黃天樹：〈子組卜辭研究〉，《古文字論集》（北京：學苑，2006 年 8 月），頁 82。

²⁴ 蔣玉斌：《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論文，2006 年 6 月），頁 102。

²⁵ 數字來源詳見以下表四、表五、表六。

二人的蹤跡。卜人「衍」最常出現在腹甲上，在卜骨和背甲則較少出現。「歸」最常出現在背甲上，在卜骨和腹甲則相對較少出現。以上四位卜人，很明顯的看出集中出現於某種甲骨材料上，但卜人「我」卻無法明顯的看出較常出現於那一種甲骨材料上。

為何卜人「我」沒有集中出現在某一甲骨材料上？筆者推測，可能跟子組 A、B 兩類的甲骨片數有關。²⁶蔣玉斌在其博士論文中有提到，子組 B 類的卜人主要是「我」，子組 A 類的卜人主要是衍、歸、余、子四人。子組 A 類刻手因為被分配到的卜人比較多，甲骨片數也相對的比較多，刻手可能習慣所致，或者是有意為之，會將某卜人所卜問的卜辭固定刻在某種甲骨材料上。B 類刻手因被分配到的卜人只有一個，便無須嚴格規定。

子組 A 類刻手大多會將卜人「子」、「余」貞問的卜辭刻在卜骨上，大多將卜人「衍」貞問的卜辭刻在腹甲上，大多將「歸」貞問的卜辭刻在背甲上。當然上述的情況並非絕對，可能因為當時某種甲骨材料短缺，刻手便不按習慣契刻，或刻手一時疏忽等諸多原因，子組 A 類刻手偶有不依上述規律而契刻。子組 B 類刻手，因為所分配到的卜人主要是「我」，片數較少，所以要把卜人「我」卜問的卜辭刻在那一種甲骨材料上，無須嚴格的規定。因此，卜人「我」在三種甲骨材料的使用，並無顯著的區別。

小結

在第二、三節中，筆者討論了子組背甲 A、B 兩類的卜辭與左右背甲的關係，以及甲骨材料與子組卜人的關係。總括上述，大概可以得到以下四點：

1. 子組背甲 A 類卜辭，大多契刻於左背甲；子組背甲 B 類卜辭，則大多契刻於右背甲。
2. 子組 A 類刻手所配合的卜人有「子」、「余」、「衍」、「歸」，子組 B 類刻手所配合的卜人主要是「我」。子組 A 類刻手，大多會將卜

²⁶ 蔣玉斌指出：子組 A 類卜辭綴合後，大約 330 多片，子組 B 類綴合後，大約 70 多片。詳見蔣玉斌：《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6 年 6 月），頁 99。

人「子」、「余」所貞卜的卜辭刻在卜骨上；大多會將卜人「衍」所貞卜的卜辭刻在腹甲上；大多會將卜人「歸」所貞卜的卜辭刻在背甲上。子組 B 類刻手契刻卜人「我」所貞卜的卜辭時，則沒有使用特定的甲骨材料。

3.由 1.和 2.可知，在背甲中，卜人「我」貞卜的卜辭，大多刻於右背甲，卜人「歸」貞卜的卜辭，大多刻於左背甲。

4.由以上三點可知，子組的占卜機關分工是非常細膩的，二位刻手分別負責契刻不同卜人所占卜的卜辭。A 類刻手甚至會將各卜人所貞問的卜辭，固定的刻在某種甲骨材料上。

表二：卜骨與卜人關係表：

著錄 \ 卜人	子	余	我	衍	歸
	合 21527、合 21532 合 21534、合 21535 合 21546、合 21547 合 21548、合 21556 合 21570、合 21573 合 21576、合 21574 合 21583、合 21587 合 21589、合 21595 合 21590+21755 合 21636、合 21640 合 21642、合 21643 合 21644、合 21645 合 21648、合 21651 合 21655、合 21657 合 21658、合 21659 合 21661、合 21671 合 21676、合 21679 合 21713、合 21736 合 21740、合 21743 合 21748、合 21754 合 21757、合 21759 綴集 71 綴集 272、合 21825 合 21826、合 21829 合 21831、合 40874 合 40877、合補 6827、 合補 6853 合 40893	合 21549 合 21562 合 21595 合 21605 合 21607 合 21624 合 21631 合 21646 合 21649 合 21662 合 21664 合 21708+40879 (英 1906) 合 21709 合 21710 合 21796 合 21797 合 40878 合 40880 合 40879 合 40877	合 21595 合 21596 合 21606 合 21631 合 21663 合 21673 合 21689+21716 合 21760	合 21616 綴續 408 合 21662 合 21717 合 21734+21735+ 英 1896	合 21647 合 21711 綴集 25 合 21852
總計 ²⁷	52 片	20 片	8 片	5 片	4 片

²⁷ 甲骨總片數以綴合後的片數為準。

表三：腹甲與卜人關係表：

卜人 著錄	子	余	我	衍	帚
	合 21537+21555 合 21580 合 21582 合 21584+32740 合 21585 合 21586 合 21639 合 21727 合 21753 合 21803 合 21832	合 21586	合 21541 合 21586 合 21694 合 21744 綴續 408	合 21567 合 21586 合 21615 合 21618 合 21619 合 21620 合 21635 合 21720 合 21725 合 21727 合 21732 合 21733 綴續 408 合 21840 合 40882	合 21718+21836 合 21730
總計	11 片	1 片	5 片	15 片	2 片

表四：背甲與子組卜人關係表

卜人 著錄	子	余	我	衍	帚
	合 21860、 英 1894		乙 767、乙 941+943、 乙 1313+1767+8581+ 乙補 901、 乙 1543、乙 5514、 乙 1525、乙 1818+1837、 乙 1530+1805+乙補 1352、 合 21723（京津 3004）、 合 21816（善 9583）、	合 21850	乙 620+1843+7843B、乙 617+789、 乙 757+1295+1310、乙 831、乙 999 乙 1001+1004+1302+1786、 乙 616+1474+1621+1624、 乙 856+乙補 596、乙 1014+1106+1849、 乙 1105、乙 1175、 乙 1176+1208+1437+1432++1550+ 1555+1763+1848、 乙 1249+1551、乙 1317、乙 1049+1650、 乙 1421、乙 1457、乙 1515、乙 1560、 乙 1600、乙 1811、乙 1778+合 21681 乙 1537、乙 1787、乙 7713+乙補 1238 乙 8206、合 21609、合 21614、合 21693、 合 21696、合 21830、合 40886
總計	2 片	0 片	10 片	1 片	32 片